

方言與歷史

我喜歡參觀民俗文化館，因為參觀民俗文化館使我了解先民的生活。光復以後這三四十年，臺灣的變化實在太大了，我們這些光復以後出生的人，和我們的父執輩，祖父輩，不止是同時代的人，簡直是不同國度的人。作爲一個臺灣人，我們有義務也有權利去了解自己的歷史文化。我們花錢去看故宮的古物，爲什麼不去看一看臺灣民俗文物？

但是使我失望的是，民俗文物館所陳列的東西，不是沒有標題，便是所標品名都不是臺灣話。有一次我參觀民俗文物館，管理員是一位朋友介紹的年輕臺灣人，他用國語很親切的爲我介紹這個那個。但是當我問起這個叫什麼那個叫什麼時，有些全國共通的白啦，石磨啦他知道名字，其餘許多特殊的文物，他就不知道名稱了。至於什麼功用，他更是茫然。

我覺得這實在悲哀，當一名民俗文物館的臺灣人管理員，居然毫不慚愧的說他「不太會講臺灣話」，研究民俗的人，對於民俗文物大半叫不出名字，甚至不知道什麼功用。這是怎麼樣都說不過去的。

我們的先民對於日常使用的器具，每一樣都是有名稱的，不但器具具有名稱，就連器具的細部都有名稱，他們不可能像啞吧一樣，不給器具命名而生活。而這些名稱，不可能樣樣都翻成國語或用國語給命上新名。為什麼臺灣民俗文物館的文物，不還給它自己的名字，却要給它改名，甚至除名呢？

現代的臺灣人越來越變成啞吧了。有一次我的朋友兩夫妻爭吵。原因是太太要丈夫把「茶鉗」（茶壺）提來！丈夫真的提來一個大茶壺。太太生氣了「我是要泡茶用的小茶壺，你怎麼拿一個大茶壺來？」丈夫說「那叫『茶罐』不叫『茶鉗』！你連話都不會說？」語言受到糾正是最沒面子的，於是兩夫妻便因「語言問題」而爭吵了起來。原來太太是都市人，臺語造詣不深。其實現在都市人有那幾個不是半啞吧，我真怕有夫妻再為「語言問題」而爭吵。

話歸正傳。如果說臺灣的民俗文物都必須要「推行國語」給命一個國語名稱，這是不公平的。故宮所存的許多文物都標上古名，也不翻成今名。比如「鼎」其實就是「鍋子」，為什麼還要叫「鼎」？不叫鍋？如果古名要保存，為什麼地方特有的文物不沿用方言俗名？

提起「鼎」，我要講個故事。有一次學生問我鼎是什麼？我說鼎就是古代的鍋子。學生又問為什麼叫鼎？這話問得奇怪，好像問古人為什麼不說「國語」？我說：「臺灣話不是叫'tian嗎？'tian就是鼎字嘛。」學生聽了茅塞頓開。看來古人真要罰十塊錢了，怎麼可以講「方言」？